疑辨錄

疑辨錄中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易小畜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史記西伯囚羑里益八卦以爲六十四卦臣以爲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譖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羑里西伯既在縲紲之中豈敢森然自適著爲卦辭以益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

姜里視岐周爲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爲郊姜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姜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爲西郊哉盖文王既出羑里而演易岐周故云然也

復

迷復凶有災眚

外禍曰災内妖曰眚程子以眚爲已過朱子亦謂眚是過誤然而無心失理爲過有心失理爲惡迷復者終迷不復勇於爲惡者也惡得爲過誤哉迷復爲惡則天降之殃故外禍爲災内妖爲眚也此所謂眚即

後世黑眚白眚之類與書所謂眚災肆赦之眚不同矣

无妄

匪正有眚

程傳又以爲過眚既爲不正則必非過誤矣正則致祥邪則致眚不正而致眚者理必然也故繼之曰不利有攸往

上九无妄行有眚

此眚字亦當爲災害之眚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夬

莧陸夬夬

莧有赤白紫三種高二三尺雖老而亦柔脆陸即商陸又名當陸有赤白二種高三四尺本草云至柔脆爻取此二物以其性皆柔脆而易剪刈之象也傳義以爲即馬齒莧然埤雅云莧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今俗稱馬齒莧者其苗屈曲高不過二三寸恐非爻之所取也漢上朱氏本兌澤之意謂此二物皆爲澤草殊不知二物皆生人家園圃及原陸中非澤草也

井

井谷射鮒

谷窮也射出也讀如無射之射鮒蝦蟇也蝦蟇喜水居今井水竭而出其所有之蝦蟇矣如敝甕漏則竭之至也井竭而空如敝甕而漏見九二比初就下之意傳以爲如澗谷下流然鑿地爲井無流之理故井泥井渫井甃井冽井收皆見其爲井之象而無流注之意也

小過

是謂災眚

眚有二義過誤之眚乃人爲也妖怪之眚乃天降也

災眚云者猶俗所謂災怪災殃而已程傳云災者天降眚者人為似以過誤言猶迷復凶有災眚之眚亦指為巳過恐非本旨

書

虞書

傳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竊以為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未藉使二典為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為虞夏之書猶後世晉書脩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脩於宋

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墳典之書皆當世史官所
記堯典唐史所記舜典以下虞史所記夏商周之書
各其史所記意必編年紀事各備一代之制至夫子
集而刪之以為百篇之書而刪定之後唐史所記惟
堯典一篇虞史所記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今四篇亡廿一
端唐書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連
下篇舜典文勢相續故省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
也傳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為虞史之言然而既
云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則禹皐二謨之首亦何以有
稽古之稱哉是以為史氏之稽古者非也蓋所謂稽

古者夫子刪定之際潤色之詞也歟

堯典

格于上下

韻會云格感通也此格字即周書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之格言感通乎天地也蔡傳以格為至然德之光既被四表又至于天地其意疊矣光被四表猶所謂光于四海格于上下猶所謂通乎神明也

敬授人時

蔡傳云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蓋人時即下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類指天下𤔡事

之攸繫而言不專指農事也

舜典

分北三苗

三苗史謂其國左洞庭右彭蠡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又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說者以為即此三苗以經考之若禹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呂刑所謂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則知三苗乃當時南方侯國而有人民政事之寄者左氏之言理或然也為諸侯而不臣如此故舜攝位之後即竄之三危及禹治水之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至

其餘黨之在舊邦者猶頑不即工故命禹征之及其感德而後來格則不當又有竄逐之舉此所謂分北蓋指向者竄之之事與上文語脈不貫意者必有他文簡編脫誤附見於此蔡氏以為禹攝位而後徂征苗來格而後分北夫舜竄之於舜攝位之初禹征之於禹攝位之後則不應中間相去五十年之久而猶弗率况既以為禹攝位後事則分北之文又不應繫舜命官考績黜陟之後蓋禹征苗在未居攝之前而此為錯簡無疑矣下篇苗頑弗即工之下小傳以為三苗在湖北江西之界而疑其即後世溪洞苗蠻之

胡詹元善謂徙其都在鈞州興國等處是皆表察其爲當時諸侯之國也使果以爲荒裔遠人則聖人柔之有道又安得征討竄逐如後世好大喜功開邊釁者之所爲哉

陟方乃死

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殁曰陟故書紀舜之殁曰陟然既曰陟而又曰方乃死則語複矣蔡氏謂陟方猶言升遐既云升遐又言乃死語亦複矣按韻會陟通作騭定也方擴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

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過謂吾死之後可葬其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爲壽藏者也。漢儒因陟方乃死之文，及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說，以舜爲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夫舜年方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攝位矣，至其百有九歲之後，精力既衰，又安得涉大江重湖而深入蠻夷蝸魅之境哉。孟子云卒於鳴條，要之舜都蒲坂，與鳴條接境，當以孟子之言爲是。

大禹謨

奉辭伐罪

林氏謂禹征苗蓋在居攝之後而禀命於舜夫舜既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則萬機之政皆禹代理豈可遠涉數千里之外以征蠢爾之苗哉舜既命禹征苗則必躬理政事而班師之後又乃誕敷文德初不見其有退老不聽政之意是知禹之征苗必在未居攝之前也此章雖繫禹受命神宗之後而自此以下至於皋陶益稷篇未必皆舜在位時事詳其語意皆可見矣

禹貢

九河既道

傳引程氏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跡不存方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此說似是而實不然經言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則至大陸之北即分爲九道其下又合而歸一以入于海潮至則逆故爲逆河逆河云者亦必逆流百餘里猶今直沽海門潮至而逆流者也豈有去海五百里之内大河方播爲九又遽合而爲一者哉蓋自大陸以北至于平州地千餘里或分或合必在

此千里之内及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則所謂九河者必湮且竭矣又安有所謂淪入於海者哉自漢王横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為海所漸鄭道元亦言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然秦皇漢武皆嘗登平州碣石使其時既淪于海則必不浮海而登之矣是其淪於海者必在西漢之季世王横輩不察九河既絶於河徙之餘而徒妄擬其論浸於海溢之後豈不失之遠哉寰宇記諸書謂九河在滄州棣州德州等處要之必是其地意者九河既絶而他水之入其故

道者猶得冒其名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梁州江漢所出荊州江漢所經故皆有沱潛蔡傳於荊州沱潛謂枝江沱水不出於江則非沱矣而潛又無所見臣嘗過焉公安縣之江地郝穴口江水分出繞監利潛江二縣以北凡七八百里至漢陽府沌口巡檢司諸[illegible]復入於江漢水之南有細派自漢分出與江水之所分者合流[illegible]至漢陽界復分歸於漢此二水者上下[illegible]猶出大其內此必所謂荊州之

沱潛也故下文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以見當時貢賦近於今之公安者由沱而入潛近於今之漢陽者由江而入漢既達潛漢而後可逾洛至南河也

雲土夢作乂

傳以爲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乂者夢可耕治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澤大野彭蠡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菏澤則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皆見其爲澤之象焉當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

哉以雲夢爲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釋之者又謂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由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距安陸地方千有餘里而江漢洞庭實交流其中沆有八九百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荊州之地實平曠而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患已去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爲二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于洞庭職方指洞庭而言雲夢且又無明跡之可指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

乎恐洞庭之在周為雲夢亦猶在禹時為九江也

和夷底績

傳和夷地名晁氏以為二水和水即雅州和川夷水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佷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按魚腹今夔州府奉節縣佷山夷道皆今荊州府長陽縣地夷水即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佷山縣以下始通舟楫至宜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陽荊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之如

島夷淮夷萊夷之類云

浮于潛逾于沔

傳謂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曉按褒斜谷在褒城縣北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地志斜水入渭褒水入沔酈道元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今利州嘉陵江也自潛水捨舟陸行至漢中由漢中而武功由武功而北入渭沔在漢中是浮潛逾沔而入渭也若漢武時人上書欲從南陽上沔入褒絕水至斜谷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此言但泝沔逾褒而入渭也然皆

山而後可入渭蔡氏何以反疑其當言逾于渭哉

弱水既西

弱水不能負芥此出於志怪者荒唐之說固不足信設若有之必在中國數萬里外非禹跡之所可至也經言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合黎皆在張掖即今甘州衛地使其水不能負芥則禹何以施功而導之西哉

黑水

水經黑水出張掖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南流入于南海張掖即今甘州其西五百里則為肅州甘肅志

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
有黑水西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之西北而
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盖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
攝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志
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趨南海
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蔡傳引
樊綽云麗水即古之黑水按雲南志麗水出吐蕃犂
牛石下歷鶴慶北勝姚安東川建昌烏蒙北至馬湖
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為麗水而不知雲南
之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

麗水既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是以麗水為黑水者
非也程氏謂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廣袤可二十里
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
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之西南徼外而於
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果何所預哉是以西
洱河為黑水者亦非也地志謂黑水出犍為郡南廣
縣汾關山犍為今敘州南廣今南溪按南廣水出敘
州之西南夷地山澗淺狹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
慶符縣始通舟楫至南廣洞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
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水為黑水者尤非

也蔡氏兼取四家之說要之出張掖者爲是

三危既宅

傳謂三危爲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又導黑水言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所謂麗水者即今雲南麗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危皆迤邐爲蠻徼舜之竄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者爲是故後漢西羌傳註謂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也是其所謂黑水既非張掖之黑水而三危又非燉煌之三危後人以其黑水之名偶同故竊取三危以名其山而傅會

之耳况三危既宅之文乃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曉時
釃之水若爲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匯者水迴合也東匯澤爲彭蠡者非江漢之水匯爲
彭蠡言漢既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爲
彭蠡也江漢既合爲一彭蠡又來會焉故併志而附
見之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
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別既
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
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勢於漢之下書

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也若漢之下不可言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亦不可言中江入海矣始言道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經文平易明白諸儒膠泥其說而誤求北江于大别之下足以騰口極辨而不通也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兩水相合必有迴合之勢乃漢從北入江是漢迴合于江非江迴合于漢東迤北會于匯者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迴合之處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江北則爲漢江江南則爲湖湘豫章諸水而江實爲中江

之入于海也始言導江終言入海亦以見江之首尾而已

錫土姓

天子錫諸侯以土姓者豈必謂洪水未平而不可錫洪水既平而後可錫哉蓋君臣有佐禹治水成功者報之以賞則錫土姓傳謂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是也或疑土姓非禹所得錫故并下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為措說殊不知疆理九州非人臣之事禹既受命而得為之則錫土姓者亦必受命以行如近世命大將征邊使得徑自陞官之

例

甘誓

怠棄三正

傳以為子丑寅之正然夏正建寅則子丑之正何預於夏而有扈氏怠棄云者不用夏正耳亦何故廢子丑之正哉意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或曰五行以在天者言三正必以在人者言如六府三事云傳又謂子丑之正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按堯命羲和必以四仲月而宅四裔舜巡方狩必以四仲月而至四方蓋以卯正東午正南

酉正西子正北故也夫其測景嵎夷巡守岱宗者既為建卯之月則堯老而舜居攝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崩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皆為建寅之月矣居攝即位乃天下大事自當以正朔行之今既皆行於建寅之月則唐虞以前安有子丑之建哉詳見周正辨

西戡黎

史記膠鬲問西伯曷為而來是謂武王為西伯蓋文王既殁而武王立則固當為西伯也文王嘗伐崇伐密伐阮伐犬戎矣然崇在西土密阮犬戎皆在西北

荒商之地乃若黎在紂都之西密邇畿內文王雖得專征伐然亦當聲其罪以請命於殷而後往豈必遽興兵于天子之都哉觀祖伊之言迫切太甚曰天訖殷命曰殷之即喪與下篇微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紂惡貫盈天命將絕之日而決非文王時也此篇以為武王戡黎者爲是至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臣則以爲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即今山西潞州觀武成言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則周師由今孟津縣渡河以進商郊定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

牧誓

傳謂泰誓武成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而指牧誓爲聖人之言臣以爲不然意聖人臨事而懼不敢或驕故頻誓六師以一衆志而其誓也豈徒如後世三令五申而但以軍法約束之哉必數紂慢天虐民之罪以見今日興順天應民之舉庶可以激士氣而振兵威此誓不得以不頻而數紂之罪者不得以不悉也詳考紂惡之大其凡有八曰縱人欲忽倫理冒女色用奸邪賊仁賢慢鬼神虐生民違天命四誓之中反覆諄切不出此八者之外史稱紂敏捷有材手格猛獸

智足拒諫言足飾非則紂之性明敏而強勇非蠢蚩庸劣者也特以其立心不正人欲一肆而無不為瓊宮瑤臺酒池肉林五常既廢天理已滅妲己蠱惑之於內飛廉蒙蔽之於外由是奸邪滿朝仁賢日踈今日剖比干明日囚箕子仁賢既盡國以空虛犧牲既竊而鬼神不享炮烙既毒而百姓不懷穢德彰聞而皇天不親神怒民怨而天用剿絶其命九鼎淪亡宗廟為墟當此之時雖欲求為南畝之民以奉先祀其可得乎四誓之辭孔子定書筆而不削所以為萬世有天下者之深戒也

旅獒

按武王時召公未為太保至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以相成王況武王克商甫六年崩則西旅貢獒當在成王之日如越裳肅慎之類是也故胡氏以旅獒為成王時書得之矣

微子之命

肅恭神人

傳謂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言也祭器歸周亦其一也按微子歸周出於史記固不足信微子之去者即箕子所謂行遯耳非歸周也左傳逢伯以為武王克

商之後微子衛璧奠觀以見武王者得之

康誥

外事

成王命康叔以往侯於衛故謂汝居外而所當事者在於陳時臬而已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當先為司寇而後侯於衛以其居紂故都當作咸殺戮之後恐殷之多士共治殷民者猶蹈前轍以殘百姓如下文言外庶子之庶君引惡小人外正之惟威惟虐是也故拳拳深戒康叔以慎罰之事陳師凱取呂氏之説謂康叔以諸侯入為司寇往來

乎朝廷邦國之間天司寇掌邦禁不可以一兩而或睽商之遺孼雖歷三紀而猶反側況克殷未久而可一日無撫治之者哉其說未可信

康王之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羑若諸儒或以爲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羑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擔負荷之重善順者見

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命我有周旣受同意

詩

周南召南

傳引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臣竊恐其未爲得也何以明之于五國風例以國稱周南周之南耳召南召之南耳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既徙於豐而分岐周爲周公旦召公奭采邑詩美文王后妃之

化而繫之周南召南者見其化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故曰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於天下也臣嘗過岐周而航涉江沱汝漢之水自岐周而望江沱汝漢則見其西南極雍梁之境東南極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廣矣或謂周公主內治故繫之周公召公主諸侯故繫之召公夫文王為西伯之日既有元子武王以承其統周公不得主內治至其主內治者乃在相成王之日又況二南周公所采周南之詩豈得繫之周公哉召公佐武王九年佐成王三十七年而卒於康王之世則在文王之時

其年甚少未必獨長諸侯又況書稱爲文王迪彝教於中國者有五人焉虢叔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适而召公不預則當時爲文王宣化者非止召公一人召南之詩豈可獨繫之召公哉要之二南專言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若以繫之二公蓋無謂也

鄘風

定之方中

傳謂此夏正十月安成劉氏以爲春秋時十二月也

若周人果以冬十月爲十二月則以秋八月爲十月

定之方中見十月農功已畢可爲營作之候若以爲秋八月則名與實爭矣此其牽強而不可通之證也

豳風

改歲

先儒以十月爲改歲前章一之卒歲旣指十二月爲歲終則此不得以十月爲改歲哉蓋改歲指冬而言由春至冬則歲將改亦猶充典稱冬爲朔易者以冬月歲事至此當改易也

東征三年

先儒疑東征之久以爲文武之澤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漸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懷先王之遺澤未盡泯一旦改商爲周其思念之意未遽釋也殊不知玄黃之昭周王者皆商之民而從武庚以叛者乃紂黨之遺孽耳孟子謂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蓋即書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者也夫以五十國子孫之衆誅之不可勝誅故周公既殺武庚而撫其餘黨猶費以三年之久然後可歸也蔡氏傳書謂遷殷頑在作洛之前則周公遷殷頑於洛者必在此東

征三年之内及其營洛之役成王命之留洛以撫殷頑繼之以君陳畢公而猶梗化是紂黨遺孽之不服周者信乎其然矣歷世儒者不此之察而誤以為商民思商而叛周將使武王弔伐為無徵之舉且由是而謂武王非聖人也臣不可以不辨

小雅

正月繁霜

蘇氏謂夏之四月為純陽故為正月蓋正月指寅月言正月東風解凍不當繁霜霜且頻數故詩人憂之前輩皆謂周改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繁霜為不

可通故強釋如此況詩所言月數皆夏正獨何以此

正月爲四月也

周頌

我將之詩

傳本小序以爲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夫明堂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焉出而非祀上帝及先王之所周禮序郊社宗廟以及百神之祭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序詩者謂我將之篇爲祀明堂之樂歌襍孝經者

又設為孔子告曾子之言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事非周公之事今特指以為周公嚴父配天躬祀郊廟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陷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次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時保之責蓋武王伐商載文王木主以行及告成功於天以文王為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

書所謂上帝弗順祝降時喪者乃天之威命也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者乃武王夙夜畏天之威命也至於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者乃所以保天之威命也是豈得爲周公之言哉臣意明堂享帝必秦俗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張大其事以迎合時主之意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皆漢儒傅會之言耳

維天其右之

傳謂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及下文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後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皆

同此意按古者宗事行祫祭之禮則太祖東向而堂
事行朝踐之禮則太祖南向今此詩以為明堂祀上
帝設若有明堂之祀則上帝南向安得東向在饌之
右且周禮云太祝辨九㩆以享右祭祀則右即享之
義而非左右之右也此云右享彼云享右其義一而
已矣以右為享則天及文王之享與夫享烈考文母
者其義易明矣先儒惑於神道尚右之說故以右為
尊然而古者父昭居左子穆居右則尚左非尚右也
安得右為尊哉此云天右之者既以為東向則下文
言文王右享者文王之配上帝乃與上帝並列而東

向乎其說爲不通矣

春秋

春王正月隱元年

漢唐儒者謂周改時與月程朱謂改月而不改時夫冬不可以爲春春不可以爲夏雖至愚所必知也至於改月之說則與五經語孟所言不合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不改曆數曆數由唐虞至今皆一轍也周末世亂道路擁塞左氏不知周制意其改正朔也必改曆數故妄爲之說後世儒者率承其謬或又疑非始於左氏以爲秦火之餘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

凡春秋所書不合夏正時月及左傳正月日南至之類必皆竄易以求通其說何以知之如書泰誓既亡而漢儒乃爲僞泰誓以補之及孔壁書出而後僞泰誓始廢泰誓全篇尚可僞補況一字之疑而不可以私意竄易者哉詳見周正辨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九年

傳謂周三月夏之正月也意謂震電書於夏之三月則不足爲異殊不思大雨雪書於夏之正月亦不足爲異按左傳大雨霖以震蓋三月雖當雨而連三日大雨且雷則爲異矣又繼之大雨雪則尤異矣

大雩 桓六年

程子謂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道也夫成王若欲周公以重祭則但當禘於周公之廟而郊祀大雩豈報周公之禮哉其爲後人之僭也無疑矣

正月無氷 桓十四年

正月無氷見正月無氷納於凌陰也或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氷而書無者見時之燠然而十一月無氷十二月或有之猶爲無害乎藏氷之事今正月無氷可納則一作喪祭之當用氷者皆缺矣是

以爲十一月無氷者其異小以爲正月無氷者其異

大也

秋大水無麥苗 莊七年

先儒以爲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然周制四月嘗麥於

太祖月令四月麥秋至不應五六月而猶有麥也本

草註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今魯地亦以八月種

麥苗韻書云穀也蓋秋大水新種之麥既穀之穀皆

爲水所漂去故曰無麥苗災之甚也

冬大無麥禾 莊二十八年

麥種於秋而長於冬禾種於春而納於冬經不言水

旱而書大無麥禾者是年夏會齊宋衛鄭冬築郿其役土木之事相繼不絕有妨農功故至冬既無麥可長又無禾可納書曰大無者凶之至也或曰經書水旱而不言害禾稼者未必不害禾稼其書害禾稼者未必不由水旱之災雖不書而互見之矣

夏五 桓十四年

夏五者必夏五月或簡編之蠹蝕或傳寫之遺漏耳先儒以為傳疑而不敢益終是不成文理聖人未必如是之拘拘也且以天子當賞罰之權聖人尚假之以筆削而何一字之缺乃不可益哉

冬大雨雪 僖十年

冬當雨雪矣而曰大者必異常過度洪範所謂一極備凶也故書以記異先儒以爲酉戌月失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 僖三十一年

按魯頌及春秋言魯之郊皆在僖公之世蓋僖公之郊已久而春秋於其在位三十一年始書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見僖公之祭爲非禮而上帝怒不享也記禮者不逵魯頌之義而遂爲成王賜伯禽之說豈魯僭用天禮而託爲先王之賜先公之受以文其奸漢時去古未遠而猶得之傳聞也哉

二月無氷 成元年

此見獻羔祭韭之無氷也諸儒以為周十二月見伐氷之月無氷可伐殊不知書二月無氷者備見一年喪祭無氷之可用其為戒廣且切矣

禮記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傳以為微子之事或是殷禮文王之事或遵殷制按史記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其弟外丙自外丙至紂父死子立者十五兄死弟立者十二是殷之制[illegible]嘗主於立弟氏以為因死者無子或有之而

有他故然後不得已而立弟也文王之事蓋亦如皆

是豈殷有立弟之制而文王遵之邪

舜葬蒼梧之野

按舜年六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巡入蠻夷之徼者哉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秦紀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對曰堯女舜妻故後世謂二妃從舜南巡而葬於湘是秦漢間儒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而未達其義故妄為之說禮記史記卒承其謬後世遂以為實錄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

者得之、

昭穆

先儒謂祫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爲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爲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明堂位

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遂詁既復子明辟，及魯頌閟宮之義，而妄為此篇，意謂周公有大勳，又嘗攝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所以示戒也。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

代，如日月代明之代，言君喪則使官更代而哭，不至絕聲。大夫則用官屬，士則不可僭用官也。先儒謂不食疲倦，使人代之以哭，豈有哀痛之情切於中，而發之聲者乃可使人代之哉。諸侯死，天子使有司哭之，

鄭氏以爲哀戚之事不可虛況父母之喪殯斂之日
而可使人代哭之哉

農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農與棄人鬼也非稷神也以其有播殖百穀之功故
祀之以配稷此云祀爲稷是不知配享之義也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爲社

后土官名土正也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官平水
土之功故祀之以配社此云祀爲社亦不知配享之
義也

毋勤衆事而野死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

易蒙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此上文言利用刑人則此桎梏當以刑罰之具言而不可指為昏蒙者之拘束也本義謂利用刑人者爲痛懲用說桎梏若為暫舍之以觀其後然不曰說桎梏而曰用說桎梏者言刑罰非以逞威也不過欲人改過遷善不再犯法用使說去桎梏而已猶書所云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以往吝者言用刑懲惡其

人變惡為善則止不治猶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之

意若專任刑罰往而不返則吝矣

師

初六出師以律否臧凶

言出師必以律如不以律則統制無法號令無章所

舉雖仁義之師而不足以取勝適以取敗豈不凶哉

故象曰失律凶也今義取晁氏之說以否臧為不

善則凶非象之意

師或輿尸凶

傳謂輿尸為衆主本義以為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詳

味五六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若以為師徒挑敗則其凶莫甚焉何必言雖正而亦不免於凶也且以長子弟子對言將帥長子也裨將以下弟子也言行師當以將帥一人專閫外之寄若參之二三而無適主則在上者信任不專在下者統制無權所處雖正而亦不免於凶斯所謂貞凶也故象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言參用衆人以為之主則使任之不當也味象之言則當以程傳之言為的

比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孚說文卵孚也或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
竊謂卵之未乳者渾然真實尚未能知覺運動何偽
之有易言有孚其義本此有孚盈缶缶質素之器也
言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誠信充實如卵孚以真實
之物而盈乎質素之器內外相合一誠無偽不事矯
飾則終來有他吉也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傳濟當作際言下交也按韻書濟通也成也盖亨
天氣下降流通生成萬物而其道光明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以動言朱子以靜言當以朱子之說為是盖仲秋以後仲春以前雷藏於澤之時也以震動之象而隨時以藏於澤故君子體之以嚮晦入宴息也或謂雷不當潛於澤殊不知神道尚靜其動則奮於天其靜則潛於地故傳謂兗州之雷夏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是亦雷藏於澤之一證也

王用享于西山

書周公告多方多士而稱王者指成王言其作無逸

而言太王王季者則直稱太王王季今文辭之所謂
王者蓋泛指時王而言若以為太王則當直稱太王
如稱帝乙高宗之類也此享字當從本義之說

覲

尚賓
尚程傳以為尚志按韻書通作上蓋謂上賓于王朝
也

坎

樽酒簋貳用缶
簋盛黍稷器也考功記摶埴之工旊人為簋所謂上

甒是也徐鍇爾雅盎謂之缶孫炎云瓦器也本義謂樽酒簋而貳用缶吳氏指澄其說謂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式缺缶乃盆盎之屬上既云樽簋而下云貳用缶不應舍盎而獨貳樽也若以為並貳樽盎則不特一器而兩用也蓋貳者佐之之謂缶亦樂器西土之人俗擊以節歌歌者所謂秦王擊缶是也燕必有歌歌必有缶樽酒簋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缶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鼓缶而歌之缶也

夬

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剛過乎中而夬陰之氣現於顴頄有凶之道也夬夬决其决也獨行者處五陰之中而獨與上六之一陰爲正應則遵衆而獨行也遇不期而會也若濡非真濡也有愠自有怒也言君子能决其决雖三與上六爲應有獨行遇雨之象然遇者出於不意雖外與之和若有所濡而中心怒之則終能决去之而无咎也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象觀之四句當爲兩爻臀說文𦞠也𦞠即股也

股有傷則行次且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而不能決有股傷難行之象故曰位不當也羊喜群行若能自振挽衆陽以進若牽羊然則可无悔然以其履柔而不能決雖聞是言而不能信故曰聰不明也横渠謂牽羊者讓而先之本義亦取其說以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然牽者挽之之謂讓之先而隨其後則非牽矣

萃

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握持也一握猶言一扶持也初六上應九四而爲二

陰所隔若號呼以求正應一扶持之則必爲二陰所笑但勿恤其笑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咎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待也讀如稺音言待得佳配而後嫁故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旅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之爲巢必於喬木上九過剛處高而失其所止有鳥焚其巢之象處高則驕故爲先笑失其所止則愁

故爲後號咷也易通作埸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
疆易之易牛爲順物易爲平路驕則不順危則不平
自驕於危地則失順於平路凶之道也離爲牝牛民
爲徑路故取喪牛于易之義

巽

九二用史巫紛若

周制大祭祀太史與執事卜日太卜掌三兆之法卜
師則佐太卜以授命龜者龜人則奉龜以往華氏則
共燋契占人則掌占龜簭人則辨九簭至於太祝小
祝皆所以事鬼神祈福祥者是用史巫紛若也觀周

公三王之禱史冊祝冊命三龜是已本義以為丁寧
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不若傳順

渙

渙王居无咎

言濟渙之任惟王居之以總攬權綱猶所謂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无咎矣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言王居濟渙之任而无咎者以其正九五之位也本義以為散其居積則與王居正位之義不協宜從傳說

書舜典

夙夜出納句朕命惟允

傳以命令政教爲出敷奏復逆爲納諸儒以爲出納上命則與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之意不屬且與傳文相背蓋夙夜出納句絕謂審上命以出於下使讒說不得肆矯僞之私審下言以納於上使讒說不得爲反間之患朕之命令者惟欲夙夜出納皆允而已

禹貢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禹貢書法嚴密九州一律他州水土之平皆言於田賦之前而恒衛大陸獨言於田賦之後傳以爲恒衛

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敷成功於田賦之後然亦嘗過焉恒衛與衡漳相去不遠若以為水小地遠則衡漳亦然也大陸與覃懷皆濱于河自覃懷而下皆曠然平地常有水患若以為平地近河則覃懷亦然也此二句蓋錯簡耳當在至于衡漳之下則書水土之平者既有其序而冀州東北田賦之入島夷皮服之貢皆由碣石入于河者語亦有倫矣

三江既入

揚州山川自彭蠡而下至於震澤皆言水而無山以其水多故也彭蠡震澤既為巨浸則三江亦當指大

水言郭景純以爲岷江浙爲松江者爲是諸儒紛紛異說或以爲在松江之下或以爲在震澤之下而大江不預焉然經文恐指大而言小也況大江并吞梁荆揚三州之水梁州言岷嶓其勢見其源有所瀦也荆州言江漢朝宗見其流有所趨也揚州言既入則見三州之水皆注海矣

浮于積石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河流甚險不通舟楫臣嘗聞學士黃謙言親見河流累經石峽有從懸崖數十仞而下者宋時邢恕欲造舟其間誠謬誤矣經言浮于

積石按韻書浮有二義沉也順流也積石山名諸州浮者水也以所積而汎於水也此所謂浮者山也言其路從積石順流而下也

敷淺原

傳謂廬山高大宜所紀志而皆無考據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竊謂大江所經之山高大者莫踰三峽盤亘千百餘里其次廬山蓋大江穿三峽而走廬山之下彭蠡又環廬山之趾三峽廬山所宜表見而荊揚不言者江漢朝宗彭蠡既瀦則三峽廬山不必言矣然而此導山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實當指爲廬山

而不當指為卑小之山也傳謂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禹貢導山蓋不以山脉連延爲主觀内方至於大別一在漢之南一在漢之北是也梁之山莫大於岷荊之山莫大於衡故導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兩山相距四五千里其實山勢爲水所隔若大渡河出於西南徼外而至嘉定入江馬湖江出雲南麗水而至叙州入江安在乎岷山之脉爲衡山爲敷淺原也

詩豳風

朝隮于西

俗謂虹能截雨殊不知雲氣薄而雨將止則日光穿漏而射雨以成虹今向日噀水而生暈如虹者可見是雨將止則虹必見非虹能截雨也

衛風

考槃

先儒謂考叩也槃器名蓋叩之以節歌然不應叩之於在澗在阿在陸蓋考老也槃盤通盤桓也老而盤桓於隱居之地言終其身以遯世與下文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之意相協

鄭風

溱洧之詩

先儒謂溱洧為淫奔者自叙之詩然他詩以子我對言是固淫奔者之語此詩以士女對言一則曰維士與女二則曰維士與女必非自叙之詞恐詩人刺之而作也

春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定元年

諸儒以為周十月夏之八月按今會此菽種於五月而熟於十月使八月隕霜則不應但殺菽而不殺諸

穀也且是年九月大雩者為旱求耳是年必有旱暵之災而種蕎大遲至十月將熟又為隕霜所殺始既種之不時玆又殺於隕霜農事失而災害錄也